

獄中

萬正文 阿老圖



新觀察叢書

新觀察叢書

獄 中

萬 正 文

阿 老 圖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新觀察叢書·

獄 中

編輯者：新觀察編輯委員會

北京煤渣胡同23號

出版者：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

*

1953年6月在北京印造初版（第二次印刷）

印數 30,001—87,800 冊·定價每冊 2,600 元

*

總經售：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開頭的話

共產主義事業不朽的英雄尤利斯·伏契克在他不朽的著作「絞刑架下的報告」一書中，這樣寫着：

「……請求一件事：不要忘记！不要忘记善人和惡人，耐心地搜集那些爲着自己和爲着你們而犧牲了的人們的證據。現在要成過去，人們談論偉大時代和談論創造歷史的無名英雄的那一天一定要到來的。」在解放了的中國，這一天已經到來了。面對着今天美好的生活，回顧艱難創造這個美好生活的歷史，飲水思源，我們不得不耐心地搜集那些爲着自己和爲着我們而犧牲了的人們的證據，以便紀念他們和學習他們忠於祖國、忠於人民革命事業、忠於黨的高貴品質，爲完成烈士們的遺志，爲建設更美好的未來而努力。

本書是根據程大偉同志講述他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後一年，在獄中所親身經歷的鬥爭故事而寫的。書中所說的事蹟，雖然還僅僅是中國共產黨員和革命烈士在監獄鬥爭中的千萬分之一的材料，但就這千萬分之一的材料來看，也足以說明黨的偉大、光榮、正確和無數黨員爲人民事業英勇犧牲、頑強鬥爭的革命精神了。

被捕的晚上

一九二八年二月，我在浙江紹興參加工人運動，被偽縣政府關進了拘留所。

半夜裏，兩個偽法警把我從拘留所裏提出，帶進了一間會客室。一進門就看見茶几上放着很多瓜子、橘子、蛋糕、香煙等。一個胖子坐在沙發上，他見我進去，像要站起來的樣子，但又沒有站起來，只把一隻手伸了一伸說：「請坐！」我就不客氣地坐了下去。

我知道這不是會客室，這是「戰場」。

「我姓李，」那胖子說，「我是這裏的縣長，請你來談談。」接着他又指了指茶點說：「現在十點多了，你可能餓了，請用一點點心。」

「我不餓，要談什麼就談吧！」我說。

「那麼抽一支煙。」他說着遞過一支煙來。

「我不會。」

「真的不會？會抽不要客氣。今天我以私人名義找你來談談，不要害怕，也不要拘束。我對犯人一向是很好的，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我喜歡交朋友。共產黨的人都

是很有學問的，你說是不是？」

「不知道。」

胖子顯然有點不耐煩起來了，但仍故作鎮定說：

「請問你貴姓、大名？年齡多少？住在什麼地方？」

「我叫程大偉，今年二十一歲，住在陳縣。」

「以前做什麼的？文化程度呢？」

「以前是紗廠工人，上過兩年私塾。」

「只上過兩年私塾？真了不起。」他抽了一口煙，又問：「你是紗廠工會的負責人，你不帶着大家好好做工，要罷工做什麼？」

「這很簡單，因為我們活不下去！」

「怎麼活不下去？難道廠方沒有發工錢嗎？」

「工錢只有二角五分錢一天，够什麼用？飯吃不飽，工作天天加重，兩個人的活，

硬要一個人幹，星期六還要強迫多做三個鐘頭的工。稍不如意，非打即罵，還要罰工

錢。我們也是一個人啊！又不是畜生。」

錢。我們也是一個人啊！又不是畜生。」

「那麼你們爲什麼要加入共產黨陰謀搗亂呢？我們國民黨也是爲工人呀！」那胖子擺了擺頭，直了直脖子，兩隻眼睛一直盯着我。

「我沒有加入共產黨。」

「不要怕，老老實實地告訴我，我會幫助你想法子的；年紀輕輕的，不要上共產黨的當，要安分守己。」

「我不是共產黨。我又沒有犯什麼法。」

「共產黨——我早知道了，你說出來，你是那一個支部的？一共有多少黨員？領導人是那一個？住在什麼地方？——另外，有一個叫何仁德的人，你可認識？他現在在哪裏？你說出來，我馬上可以釋放你；你要做事的話，我還可以幫你找事做。」

他提到何仁德時，我不禁吃了一驚，他怎麼知道何仁德的呢？前兩天何仁德還和我在一起開會的。

「我不知道這些事，你要我怎麼說呢？」

「知道的，我曉得你知道的，你只要說出一個你的領導人，他住在什麼地方，我就可以釋放你。」

「我講了幾遍了，不知道，不知道，你叫我怎麼說呢？難道你要我編一套嗎？」我一面說着，一面站起來了。

那胖子略現驚慌，怕有什麼不測，喊了一聲：「勤務兵！把他帶出去！」

第二天，他們用汽車將我解到杭州，拘禁在匪省政府的拘留所裏。

黨在教育我

一天，我倚在板壁上，正要瞌睡入睡，忽然聽到隔壁有一個人敲板壁。

「喂！阿哥！阿哥！」

「什麼事？」

「你吃什麼官司來的？」

「他們說我是共產黨。」

「那麼你不是呢？」

我感到他問得很冒失。我說：「不是的。」

下午，兩人又談起來了。先談各人的歷史，以後又談到時局和對時局的看法。在談

話中，我感到對方是一個很誠懇、很熱情的人，所以沒有兩天，我們就成了很知己的朋友。有一次他問我：「你有什么證據落在他們的手中嗎？」我說：「沒有。」他就鼓勵我說：「沒有證據，那你什麼也不要承認；他們可能用各種刑法拷打你，到那時你要經得起考驗。一個革命戰士，不論在戰場上，在法庭上，都應該是勇敢頑強的。」以後他又說：「我們要學習列寧同志的榜樣，列寧坐牢時，還用各種各樣的辦法向敵人鬥爭，爲革命工作。」

當時我感動地說：「我一定堅持鬥爭，爲革命工作！」

從那時起，我編好了一套口供。

在偽法庭上

這是一所寬敞的廳堂，上面坐着一個穿黑大馬褂的偽法官，旁邊坐着兩個偽書記，兩旁站着十來個身強力壯的偽法警，一律穿着黑衣、黑褲，戴黑帽，帽上還圍着一圈白邊。

高高的案桌上，三雙眼睛死死地盯住我，但我却傲然地看着他們。那法官照例地問

了一番姓名、年齡、籍貫、住址、職業以後，接着就問：

「你是不是共產黨員？那一個支部的？領導人是誰？同黨有多少？住在什麼地方？那個共產黨紹興縣委書記何仁德你可認識？」

我還和過去一樣地說：「我不是共產黨員，我不知道。」

「不要狡賴，你要曉得這是省政府，這是特別法庭……不老實說的話，有王法！」他接連又問了幾句，都沒有結果，最後急了說：「你到底說不說？——不說，回頭後悔就遲了。」我一言不發。那偽法官狠狠地把手一揚，向偽法警使了一個眼色，於是七八個人，就把我推下去了。

我來到一間不大不小的磚牆屋，屋內放着許多似識非識的東西，有的掛在牆上，有的擺在地下，亂七八糟地擺着。一個滿臉橫肉、兩眼鼓起的偽法警走過來，拍拍我的肩膀說：「好漢不吃眼前虧，你還是老老實實說了吧！你看，這是老虎凳，那是槓子，這是辣椒水，那爐子裏燒的是火筷，還有牛筋皮鞭、腦箍、刺手指頭的鐵針……看你還年輕，識相點，說了沒事，省得我們動手。」對他這種威嚇，我一點也不感到恐懼。他見我沒有動靜，於是又說：

「唉！我是一片好心相勸，聽不聽在你。」

另一個說：「快說呀！你到底是不是共產黨？」

「我不是共產黨，叫我說甚麼？」

「那你爲什麼要煽動工人暴動？」

「誰說我煽動工人暴動的？有什麼證據？」

「好傢伙！你倒問起我來了，我看你又是一個強頭子，不做不成事。」他兩眼一翻，腳一頓，喊了一聲「來！」於是三個人如狼似虎地把我按在又粗又大的凳子上縛着，同時把我的兩腿併起，在膝蓋上用大麻繩綁着。我聽憑他們擺佈，心裏只是想隔着隔壁那位同志對我講的話，我一定要經得住殘酷的考驗。

「你到底是不是？」

「不是！」

「媽的，不打不成招，給我動手！」於是第一塊磚頭塞進我的腳下來了。接着第二塊、第三塊……塞到第五塊磚頭時，我渾身發熱，眼睛發黑，眼前飛舞着許多火星……。

我昏過去了。

在我感到頭上有一陣涼氣的時候，我慢慢地又甦醒過來。醒後，發覺自己躺在地上，頭上、胸部、屁股又涼又濕。睜眼一看，這批殺人不怕血腥氣的屠夫們，板着面孔正站在我身邊，有一個的手裏拿了個空面盆。

「你說，到底是不是共產黨？那個姓何的到哪裏去了？好好地說！」

我對這羣豺狼，已無話可講，只閉着眼，搖了一下頭，表示反抗。

一個偽法警跑到爐子邊，抽出一根燒紅的火筷，在我的面前一提，我感到臉上一陣火熱，眼淚給薰出來了。

「你曉得這傢伙的厲害嗎？趁早說了吧！」

我心想，只要有一點點動搖，敵人就會來鑽空子的，我直截了當地說：「我死了算了，你拿一顆子彈打死我吧！」

「哼！不會這樣便宜你的，你不說，就活活地折磨你。」

這時我已下了決心，準備交出自己的生命，保衛黨的利益，決不做一點虧心事。我又振作起精神說：「你們這樣做法，外面人知道後，一定不饒你們！」

一個偽法警猛力地打了我一個耳光，對其他兩個偽法警說：「給他嚐嚐火筷的滋味，看他的骨頭到底有多硬。」接着那兩個人便過來按住我，說話的那個人把冷了的火筷仍插入火爐中，另外又拿來一根燒紅的跑到我跟前，好像還怕我失去最後機會似地說：

「到底說不說？」

我真想猛力地踢他一脚，但兩隻腳一隻也抬不起來，於是祇好閉上眼睛，一句話也不說。那傢伙彎下身去，拉起我的褲腳管，猛地向我大腿上一插，只聽得嗤的一聲——好像對面的牆壁連同屋頂，一下子都壓下來了。我透不過一口氣，又昏過去了。

一連兩天我都不省人事，到第三天才醒過來吃了小半碗飯。這時隔壁那位同志又來鼓勵我了，他說：

「同志，你很有種，你已經勝利了！只要我們英勇頑強，敵人是毫無辦法的！」

在匪陸軍監獄裡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提起這人間天堂的杭州，人們往往就會想到那蘇堤、白堤上一株楊柳夾一株桃樹的西子湖。然而就在這被人目為人間仙境的西子湖東，聳立着

一座人間地獄——浙江陸軍監獄。

監獄四週是兩里多寬的空地，四面是兩丈多高的圍牆。裏面是「品」字形的甲、乙、丙三個大監，當中有一個看守的崗位，叫監視廳。我被關在內監。

丙監是從東到西的長條子房子，南北是一個一個的籠子，都有木門。正中是一條甬堂，每天吃過飯放籠子，就在這裏散步。籠子門上，有一個透水、透飯的水飯洞（也叫監視洞）。籠子裏九個人，橫的睡三個，直的睡六個，像裝在木箱裏的鹹魚一樣，擠得動也不能動。大小便在裏面的一個房角上，旁邊放着一張低矮的小桌，上面放了兩個木頭面盆和九副碗筷。籠子的正面有一個鐵窗。

我一進籠子，大家就圍着問：「你是爲什麼被抓進來的？」我拿出一張判決書，許多人搶着讀起來：

程犯大偉，係共產黨員，在審詢期間，異常狡黠，堅不吐實，本庭根據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第六條，判有期徒刑八年零六個月。

「又是根據緊急治罪法，我們到底犯了什麼罪！」

「他媽的，他的緊急的日子在後頭呢！」

其中有一個人看到我滿褲腳是血跡，不聲不響地扶我坐下，幫我捲起了褲腳，用鹽水把我的傷口洗了洗，又用裹傷藥、棉花、紗布給我包紮傷口。

我們這個籠子裏九個人中，六個是「政治犯」。替我裹傷的那人叫王屏周，被捕前是中共溫州縣委書記，他原是醫生。其他五人是：倪福根，浙西一個縣委書記；裘古懷，浙東一個縣委書記；葉樂天，中共杭州市委副書記；李臨光，中共杭州市委秘書；和我。——此外，胡長榮、林子傑、張令三人都是在國民黨軍隊裏開小差被抓進來的士兵。王屏周、裘古懷被判無期徒刑；李臨光被判死刑，正在上訴中；其餘的人有被判五年、八年、十年或十五年的。

紀念廣州起義

十二月十一日——是一九二七年廣州起義的紀念日。爲了檢閱監獄中的革命力量，鼓舞鬥志，監獄裏的中國共產黨支部和共產主義青年團支部，決定在這一天好好地紀念一下。倪福根同志爲這事忙了好幾天。

那天清晨，監獄旁邊造幣廠的汽笛一響，全牢的「政治犯」都站立起來，大家面對

着鐵窗立正，高呼口號：「打倒國民黨！」「紀念廣州起義！」「學習巴黎公社的革命精神！」「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接着用嚴肅、宏亮的聲音唱起了國際歌。

起來！何塞交迫的奴隸！

起來！全世界的罪人。

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

作一次最後的鬥爭……

歌聲像沸騰的狂流，衝破了寧靜的早晨。那些還在睡覺的衛兵、看守、看守長驚慌失措地急忙從床上跳下，鈕扣還沒有扣好，拿着槍就跑來。全連衛兵都集合在鐵門外，用槍對準每一個籠子，匪典獄長嘶啞着喉嚨喊：

「不准唱！不准唱！再唱殺你們的頭！」

可是，他的叫聲像一隻蒼蠅的聲音，一下就被歌聲淹沒了。歌聲越唱越宏亮：

莫要說我們一錢不值，

我們是新社會的主人！

這是最後的鬥爭！

團結起來到明天……

每個人都挺起胸膛，盡情地歌唱着，歌聲在籠子頂上不斷地迴旋，好像大家渴望已久的新世界就要誕生了。

唱完了歌，一個同志不慌不忙地帶着幾分幽默對匪典獄長說：「沒事，對不起，打擾你們了，今天是我們做『禮拜』。」衛兵們在門外又停了二十分鐘，看看沒有動靜，才回去了。

那天大家還以籠子為單位，開了小型紀念會。倪福根同志在我們的籠子裏主持開會說：「廣州起義雖然失敗了，但它給了我們一個光輝的榜樣，中國革命一定勝利，新的革命高潮一定到來，我們要紀念先烈，就要組織起來！」接着他告訴我們：中國革命要勝利，一定要無產階級領導，對資產階級不能有任何幻想。最後他傳達了上級的指示：解釋土地革命的正確性和組織革命武裝的必要等等。

這一次對自己力量的檢閱，更加强了我們勝利的信心。我們發覺一年來由於我們的工作，使我們黨在羣衆中生了根。倪福根同志說：他進來時，監獄內「政治犯」與軍事犯、土匪犯之間還有一道鴻溝，那時，他們大都不相信共產黨能爲人類謀幸福，他們認爲共產黨和國民黨一樣，如今他們開始相信我們了。他們在實際生活中，明白了共產黨